

賴怡短篇小說集《視覺動物》自選章節

〈AIKO 愛子〉

人躺著的時候，與站著的時候，是不同的人格。我在那些起不來的早晨悟出來這道理。醒來後躺著滑手機，偶爾瞥一眼螢幕右上角的時鐘：先是該化妝的時間，然後該出門的時間、該擠上公車的時間、該打卡的時間，每組四位數字，逐一經過。它們都背過臉不看我。重新拉扯棉被，發燙的大腿夾住布面冰涼部分，木木的舒適包住我、擠壓我，將遲到的焦躁擠向邊陲，化為可忽略的背景雜音。可是一旦站起身，我又馬上找回清晰又誠懇的嗓音，打電話給店長道歉，趕到霜淇淋店，擺出抖擻的姿態投入崗位。這麼一來，店長想罵人也罵不了太久，他會看起來像是那個破壞秩序的人。

人格轉換的機關是脊椎骨，脊椎骨從水平轉成垂直時，有力氣出門上班的那個人格就會出來接手。我經常這樣提醒自己，可惜只有直立人格把這件事放在心上。

人在深夜時間，與其他時間，也有兩個不同的人格。不幸的是還不存在那種機關，能夠順時針 90 度一扭，就將深夜快轉過去。

於是不可避免地，這天深夜，IG 的小方塊又重新回到我的手機裡。右手拇指按出比老家電話還熟悉的一串英數字，而軀幹、頭頸等身體其餘部分則微向後靠、遠離手機，做出微弱表態：這是右手自己的行為喔、我們整個人並沒有同意喔。

不知道我的自尊何時會回家，有種入室竊盜般的緊張，血管中奔流的欣快感因此更顯強烈。點入湯的個人主頁，感覺就像戒酒半年的第一杯威士忌，飲控期間的午夜炸雞。

頁面仍舊一片空白。

湯在分手當天清空了帳號。放大他的頭像，還是同一張黑白照片沒變，只露出雙眼和頭頂，畫面上方三分之二都是天空。剛認識時他用的就是這張照片，後來一度換成我幫他拍的，分手後又換回來。

照片中，湯的齊耳直髮被暖風颳起，幾莖髮絲吸飽陽光而斑駁透亮。忍不住伸出食指拂順照片裡的頭髮，無意間下拉、刷新了頁面。頭像竟恰好在這一刻更新，變成一張出遊的彩色半身照。空白頁面也冒出唯一一則貼文，是張空景照，看似從某飯店房間往外拍，白色落地窗框鍊著草皮與晴空，草皮上躺著一顆半癟的粉色汽球，自動除草機默默工作，空氣是飽含水氣的淡藍，漠漠流露出歡愉過後的百無聊賴。

說明欄沒打字，只有一枚白色愛心。

心中猜想電光一閃，我忍不住要去印證，那衝動近乎於技癢。

不出三十秒，從第一時間對這則 PO 文按讚的數個帳號中，鎖定了一個女孩子。AIKO 愛子，五千多人追蹤的年輕刺青師。愛子最新的照片是件銀白半透明長袖貼身罩衫，若隱若現，透出斑斕的刺青填滿左臂左肩。看起來像對著飯店走廊的鏡子自拍。我藉由走廊上的品牌色與大型雕塑，搜出飯店名稱，再從訂房網站的房型照片裡，找到湯最新貼文中那扇對開的落地窗。最後是對愛子這篇貼文按讚的一百多人名單，湯果然名列其中，明明不是他平時感興趣的內容。八九不離十了。

上網窺看對象的前任、或前任的對象，大概就像自慰：多數人都有自己一套熟練手法，從不討論，只在這樣墮落的夜裡默默精進。

遇見前男友的理想狀態是什麼呢？

熬到下班，我在百貨公司的更衣室摘下口罩，換上便服。衣服只求舒適順眼，但花時間把眉毛畫出精神，其他部分淡妝，口紅選最提亮氣色的自然色。脫掉制服帽子，解開髮髻，將長髮梳到蓬鬆再紮起，挑出幾縷碎髮展現隨性，

但不夠好看的碎髮全都要夾妥藏好。

離開時碰見同事 W，他盯住我幾秒，平日散發的冷空氣好像柔和了一點。

遇見前男友的理想狀態是，不必盛裝，不用太辣，要看起來狀態好，更要傳達出這個好狀態就是自己的日常。

鬧區十字路口，寬闊斑馬線上人流滾滾，夜色鮮活，在冷氣底下冰了一天而僵硬的心，總算淺淺地跳動起來。

眼前多是出來吃飯逛街的年輕男女。分手後才注意到，情侶有那麼多種方式同行，牽手的、挽臂的、共用一隻外套口袋的。

湯不喜歡牽手。幾次被不著痕跡地放開後，我也假裝自己不需要牽手。但我會挨他很近走路，近到內側那隻耳朵聽不到風和交通，只聽到他的肩膀和胸膛，和關在我們中間的靜謐。我喜歡他影響我的聽力。

挺直背脊，走進川流的人潮，不動聲色飛快地掃描迎面而來的行人。常覺得在這裡站一天，或許能見到半個台北的居民。這麼多的人，有一個湯混跡其中一點也不離奇。

不想太快回到獨居公寓時，我就繞路來這裡，想像即將和他巧遇。

過去幾個月，我在十字路口分辨身形和湯相似的男人，但是今天，我的眼睛一直往情侶檔中的女方臉上跑，尋找愛子的身影。腦海中湯的輪廓變得有點模糊，反而是愛子的幾張照片，幾乎烙印視網膜上。畢竟這幾天我反覆放大那些影像，研究她的身材、五官、妝容、穿搭——愛子更纖細、我的身材更突出；至於打扮，有時候她穿得太過前衛、時尚到繞了一圈反而接近土氣，普通人反而比較看得懂我的風格，大概？

我在網路上找到她的本名，就讀的小學中學大學，兩年前在旋轉拍賣出售的外套和雜貨，高中時和朋友互相標註的活動感謝文，國中參加學生美展得到佳作的那張油畫（畫的是港口漁船）。

七年份的 IG 貼文，拼湊出愛子的刺青師之路：剛進大學時，愛子陷入「迷茫和墮落的無底洞」，直到帶著五百張個性強烈的塗鴉成為刺青店學徒。師

傳據說是傳統日式刺青風格的大師，刺的都是威風凜凜的武士、龍虎、鯉魚、海浪。愛子出師，又重新走向最拿手的病嬌少女風格，客戶也以年輕女性為主，她的刺青，無論美人魚、精靈、獨角獸、水母、水晶、蝴蝶、牡丹、彼岸花，都使用甜膩到近乎有毒的粉色調，暈染著迷幻而極盡複雜的色彩。

她刺的某些圖，在我看來，幾乎像是走進吃到飽餐廳就連吞十盤甜點，或者一旦開始流淚就索性痛哭直到嘔吐，實在缺乏節制。但不得不承認，在客戶回傳的大量刺青復原照中，那些女人的身體，都被她的刺青映照出某種魅力，教人羨慕，又教人迷惑。

轉進小巷，止步在和湯吃過兩三次的日本料理店前，鐵捲門貼著工筆寫成的公休公告。如果他路過，肯定也會停下來看一眼，可能是一小時前，可能是明天。

搭乘商場電扶梯向上，每道轉彎都是一次開獎，我仰面，從扶梯旋轉的空隙辨認樓上的人影，像要迎接幸運的泡泡從天而降。他（和她）可能在這間古著店，那間冰室，可能是掛著橙黃小燈串的週末市集裡，幢幢逆光剪影之一……。走啊走，走到店舖紛紛打烊，招牌燈箱一盞一盞熄滅，直到捷運月台，也還有希望，餘光裡出入、停留的每個人，上車下車等車的乘客，都還包含著是他或她的可能。

列車即將進站。我刷到愛子的新貼文。

快照捕捉到一名青年，只有肩膀以下入鏡，正拎著兩只沉甸甸塞滿夜市小吃和手搖飲料的塑膠袋，往客廳小圓桌一放。再熟悉不過，是湯的手臂和他慣穿的衣物沒錯，地點就在早已永遠對我關上大門的他的租屋處。背景的玄關小吧台上，新添了一盞鹽燈，火焰般溫暖橘紅，訴說著對我的拒絕。

這清潔有序的單身樓中樓，愛子永遠不會曉得它的歷史。那片隔開陽台的沉靜灰色窗簾，老是惹得湯疑神疑鬼，因為我無數次躲在窗簾後嚇他。儘管閣樓的床鋪已經夠逼仄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們樂此不疲地挑戰在更狹小的平面上做愛：每週擦得光可鑑人的吧台，樓梯間，桌上，甚至矮冰箱上面。

本來我會偷笑的吧。失落也有點，但我才不願錯過一個人偷偷享受上帝視角的惡趣味。

壞就壞在，相片以毫無必要的清晰度，再現了他的身體。具體來說，是伸出 T 恤的一雙手臂。淡淡汗毛，前臂上的疤（十六歲偷騎摩托車摔車留下的紀念），皮膚光澤泛出些微汗氣。剎那間，我的鼻腔吸入他指頭上常帶的刮鬍泡香氣，舌面湧現出他體表的淡淡鹹味。

夏日暮色穿過鐵窗湧入閣樓，那刮人的藍色沉沉壓著他，他壓著我，比天空還重。熱已經剝奪我的力氣，夜晚正在剝奪我的視力，唯有體內的感知，隨他的律動通上了電，一遍遍愈加熾熱明亮。湯的短髮揪在我指間，迅速被汗漿浸濕，他的上背也冒出油滑汗水漸漸難以抓牢。我們快速失去光線。他的剪影扭頭，用肩膀抹掉下頷的汗珠，看不清表情，也知道潔癖讓他開始不自在起來。為了避免他停下，我支起上身，往他胸前長長地舔了一口。

後來不曾想起過他的汗水味道（相當複雜深奧的味道，令人很想再確認一次看看），直到這張照片。原來「看到」比「知道」多出來的，是活生生的的身體記憶。

打工的霜淇淋店位在鬧區百貨公司內，日商洋食品牌，台灣基本工資。夏季剛開幕時，燥熱的排隊人潮日日蜿蜒至電梯口，我忙到眼珠跟著擠出的霜淇淋旋轉。深夜回家，尚未退盡的腎上腺素讓人亢奮得久久睡不著覺。入秋轉涼後，就多出大段大段需要打發的時間。同事 W 仔細用頭髮遮掩藍耳機，整天不知在聽什麼。我用藏在櫃檯底下的手機，不斷刷新愛子的帳號。

湯自己鮮少發文，幸好愛子敬業，一天至少十則限時動態，我開始習慣每次點亮手機都先確認她的頁面，等候她的頭像周圍亮起代表更新的斑斕色環，越看越像佛像背後的圓光。

愛子很少直接讓湯入鏡，但我總能找到他的身影。在鏡面裡。例如她獨照背後的超商玻璃門、她掛在領口的太陽眼鏡、水窪、車窗、後視鏡。鏡面是沉

默的盟友，映照出掌鏡的他、低頭滑手機等人的他、與愛子並肩而行的他。每當她發貓貓狗狗的照片，我也會一一對準貓臉狗臉，放大調亮，期待在小動物的瞳孔裡見到湯，或是見到湯的局部。繼手臂之後我陸續擁有了，他的小腿加鞋子，新外套，耳朵和後頸曲線，手指。

湯說過小時候練游泳的事，他極少提童年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爸爸把七歲的湯放進泳道，自己坐在池邊，說游十圈才准上岸。對那時候的湯來說，游一趟就很累了，但爸爸又說，游完就買機器人給他。小男孩湯每游一圈回來，爸爸就報出這一圈贏得的部位：機器人的左手！機器人的左腳！機器人的肚子！機器人的頭！

他是笑著說的。我現在仍然不知道，那對他來說是快樂的回憶，還是絕望的回憶。

下班前發生了小意外。POS 機的營業額紀錄和實收金額有落差，下午站收銀台的是我，晚上是店長，不確定哪個時段出了差錯。按慣例，當天負責過收銀的所有人要自掏腰包平攤損失，但店長不肯出錢，堅持是我上班一直玩手機才收錯錢。「坦白講啦，少一兩百塊小事情，但要是我幫妳付了，妳就不會記得這次教訓。妳不信沒有關係，我陪妳去看監視器，我們一單一單算清楚……」

店長為了一百二十元口沫橫飛，站在那等待演說結束的時間，我只好默默研究他的凸眼，厚厚的眼瞼塌下來，厚厚的眼袋堆上去，中間轉動著冰冷的小眼珠。啊、好像變色龍哦。想到這，我忽然有點反胃，幹脆掏出全額，逃命似的下班了。

對自己生氣。要是老老實實點清現金再交班，店長也沒得說嘴，偏偏就這天忘了。我承認今天格外焦躁，掛在網上，為一件不干我的事。

愛子的服務公告裡，寫著目前「只刺認領圖、不開放客製圖」，意思是客人只能從她畫好、公布的圖案中選擇，不接受委託設計圖案。一位客人要求「以某認領圖為主，作點微調」，被愛子果斷拒絕，憤而在各大網站寫下長篇負評，

指責她「態度極差」且「雙標」：明明當天在店裡等待時，看到愛子開開心心與其他客人討論設計，還當場重畫了好幾個版本。

愛子的公開回覆很符合她的畫風：「手長在我身上，我高興幫誰畫就幫誰畫。妳那天看到的不是普通客人、是我姊妹。你不是我的誰，請走公告規則。希望你這次看得懂人話。」

一開始，IG 上的粉絲大多聲援愛子，一旦傳散到其他網站，事情被掐頭去尾，簡化為「刺青師拒絕改圖，嗆客人聽不懂人話」，網友接龍分享糟糕的刺青經驗，從刺青師難溝通，到刺青師跑路留下額頭上的半成品。愛子到處轉傳的那張照片，越看越抽象，彷彿她的臉代表了全體刺青師所犯錯誤的集合。

熱議的原因之一也實在是愛子的外型出眾，幾小時後論壇上的焦點變成「毒舌美少女刺青師是誰」。有人自稱高中與愛子同校，提供獨家資訊：「她當時就很……一言難盡」。也出現其他苦主作證，愛子雖然專業上不過不失，但溝通時不耐煩，刺青時全程臭臉，甚至曾經和客人約好時間卻放鳥，體驗很差。

另外有個配上愛子照片的二選一投票：「女生刺青你可以嗎？」底下分為「刺青超暈」和「刺青很廉價」，兩派各抒己見，成為與本次事件相關（？）流傳最廣、互動最多的討論串。

希望你這次看得懂人話。愛子的回覆在我腦海中單曲循環。

湯淺眠，而我和傻瓜一樣好睡。一起過夜時，不管幾點醒來，湯都是清醒的。久而久之，想到沒見過他的睡顏，就像忘了什麼重要的事，心底漏進來一絲冷空氣。

等了將近半年，終於那天早上睜開眼時，枕邊有人。他面向我，無防備地微張著嘴，隨著胸膛深深起伏，嘴裡一次次呼出溫暖潮濕、實在不能說好聞的晨間口臭。原來如此，這就是他完全放鬆的樣子啊。我覺得非常幸福。找到他的手偷偷握住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回握，闔上嘴但繼續閉著眼睛。這樣握了很久，久到兩隻手溫度趨同，我手漸漸失去他手的形狀，甚至不太確定還在握

著。被子底下的黑暗中，只剩下沒有輪廓、漸漸習慣的重量。

沒過多久，湯開始找各種藉口推遲約會，最後兩週乾脆不讀訊息。我忍無可忍，將他的東西全部寄還，幾天後湯傳來訊息：就先分開吧。抱歉，是我需要重新來過。

換作愛子，應該會在他第一次推遲約會時，就臭著臉下最後通牒吧，「不說就滾，別把我當外人」。或許那才是正解。

這層意義上，我並不希望愛子不幸。如果她更能真正地陪伴湯。

愛子的帳號湧入大量的冷嘲熱諷。我寫了一條支持她的留言，反覆編輯，刪改，最後放棄，轉而為每一則挺愛子的言論點讚。差不多點到第三十個讚時，湯出現了。他的留言夾在其他留言之中，像跑到 rap battle 上朗讀赤壁賦。他用好幾百字，將事件仔仔細細重新總結了一次，呼籲大家評論前先搞清楚自己在評論什麼。因為寫得太囉唆，展開讀的人不多，很快被口水淹沒。

愛子沉寂了兩三週沒上 IG 活動，不少粉絲留言關心，提到「懷念愛子發的狗糧」，畢竟她的粉絲大多是女性。為了服務喜歡戀愛花絮的粉絲，她回歸每日更新後，變得更樂於分享約會片段，發文附帶的 hashtag 除了 #女生刺青、#彩色刺青，還添了個 #情侶日常，甚至開始接情侶小物商家的業配。

扣掉好幾次白天刪除 IG、半夜又加回來的空隙，我依然得知到太多他們相處的細節，甚至有辦法預測他們下次見面的時間。

「懶得洗頭，戴帽子約會嘻嘻」，愛子這麼寫，在我眼中等於空襲警報。偏偏我是那種多事之徒，忍不住要一直把頭伸出防空洞偷看天空，有強烈衝動想看清楚自己會怎麼死。

他們約會的當下，我的拇指像小老鼠跑滾輪，強迫性反覆刷新 IG。點開更新通知，心跳又淺又急：他們一起下廚。他們去了安藤忠雄的展覽。湯在公車站拿出撲克牌練習變魔術。

本以為看習慣了，刺痛感會漸漸麻痺，想不到正好相反。湯的一舉一動，

仍然往我胸中注入眷戀和溫暖，然而那份溫存持續的時間越來越短，隨後而至的難受，一次比一次兇猛，無論我身處何處，它抽乾周身空氣、使任何的光、任何音樂都窒息。

我真是欲罷不能。

冬日陽光薄脆，是冰雪女王童話裡，從雲端掉落的魔鏡碎片。鏡子做成的陽光摔落地，濺起億萬片細如毫毛的碎片，扎進人眼，來往行人幾乎無所察覺。愛子在那裡，身穿毛料白洋裝和洋紅畫家帽，站在滿地眩目碎片中間。一個草莓蛋糕女孩，她和她的眼神又甜又綿。顯而易見，鏡頭彼端掌鏡的是湯。

我扔開手機，將頭塞進枕頭下睡回籠覺。半夢半醒的混沌之間，盡是愛子。

第一個夢。愛子和湯擠在一張單人沙發裡，她對受邀來派對的人群邊笑邊說，以前湯對貓狗過敏，於是她從全世界帶各種動物回家，他的過敏就慢慢治好了。湯寵溺地補充道「每次都被她說服」。什麼邏輯啊。然而周遭響起贊同的笑聲。

他還沒有看到我，我小心躲在人群裡，保持距離，不時低聲向身邊的朋友確認「我看起來正常嗎」。朋友是畢業後就沒聯絡的小學同學，不知為何，可能他的名字很好記吧。他說「妳看起來很好，但是不要這樣了。」

洗手間有大面全身鏡，鑲著古典的畫框。我脖子泛起一片紅疹，看到了，才開始癢，脫去全身衣服丟在腳邊，肚子和背上也出了疹子。下定決心，我不該待在這裡。

愛子走進來，表情冷淡地問：「要走啦，今天有什麼不開心嗎？」她的嗓音成熟，好像對萬事萬物都很篤定。「沒有，只除了我還沒穿衣服。」我試著開玩笑，她沒接，只透過鏡子定定凝視我。她什麼都知道。我忽然領悟。她知道我是誰，知道我每一次的點擊、放大、窺看。愛子的眼尾勾著貓眼般的漆黑眼線。

時空斷裂、顛倒、重疊。第二個夢，我渴望親手脫光愛子。想看她衣領下、短褲上的所有刺青，她從前練習基本功時將身體左半邊全部刺滿，右半邊點墨不沾，我想知道那摸起來、掐起來是什麼手感。想知道她穿什麼風格的內衣，做什麼風格的愛。

我同時是我，也是湯，原來我仍然同交往時那樣、甚至更常，一邊從背後擁抱他，一邊順著他的目光和心跳往外看。

摸著自己想像她。懸懸灼熱的渴望，一半借用他的情慾，一半燃燒自己的空虛。我的心確實享受著湯對愛子的親密與喜悅，同時為自己皺成一團。

醒來已是黑夜。頭痛，像有什麼冰冷堅硬的東西卡在太陽穴深處，恨不得立刻再昏過去，但喉嚨焦渴逼我起身找水喝。刪除 IG、重新下載 IG、繼續監看愛子帳號之間，看了幾集動畫、無數支短影音、滑了一陣子論壇，意識再度斷電前，已經忘記今晚看過哪些文字與影像的碎片。

據說那天是大半個月來，難得出太陽的休假日。我也瞥見了幾秒鐘的陽光，在愛子的限時動態裡。

時常想起一支 2000 年代的翻蓋手機。

手機的塑膠外殼被粗鐵線一圈圈胡亂纏繞，鐵線扭成幾個醜陋的死結。有人打電話進來時，少年含怨瞪著手機。打電話的四十歲女藝術家將少年當作性玩伴，少年不願再被玩弄，又捨不得錯過她想起自己的時刻，只好每次眼睜睜看被鐵線鎖死的手機，在桌上震動、旋轉、掙扎，直到打電話的人自己放棄。

那是部將近二十年前的日本電影，現在翻蓋手機換成了智慧手機，但看來人類完完全全沒有長進，或許還更退化了。

店長在 Line 群組公告新的工作規則：上班時間禁止使用手機。

我請同事 W 幫忙保管手機。為什麼？他露出似笑似怒的奇怪表情。我老實解釋，W 越聽面色越沉，最後粗魯地解開制服圍裙，「我不要，好麻煩。」說完快步奔向他的午休。

我果然沒能撐到自己的午休時間。冬天、平日、上午，霜淇淋店沒有任何客人，我脫下矽膠手套，剛剛解鎖手機（密碼鎖比起鐵絲真的太弱了），本來站在死角的店長像變色龍偵測到果蠅，啪地射出長舌，將我黏在牆上。

訓話內容從不玩手機是對工作的基本尊重，又講回他最常叨唸的霜料耗費太快、霜淇淋份量給太多。「原料不要錢嗎？將心比心，如果妳是老闆妳不會心痛嗎？」如果我是老闆，再考慮看看「心」是不是可能使用在工作上，打這份工把心拿出來用，才真的浪費了。

終於等到一句「下不為例」，我垂著頭，從陳腐發臭的黏舌頭上脫身，W 早已結束半小時的午休回到崗位。這次他一臉嫌棄地收下我遞出的手機，和自己的菸一起鎖進置物櫃：「妳至於嗎？」

真的是。我至於嗎？湯至於嗎？

為了分散摸不到手機的焦躁，我認真開始回憶。湯收摺傘時會一一拉順傘葉、再綁成整齊服貼的圓柱體。湯搭捷運時只坐面向前進方向的座位，否則寧可站著。湯抽獎前一定會作一回深呼吸再出手，就算只是出手戳一下便利商店螢幕上的折扣轉盤。

交往後，我將這些全都變成自己的習慣。這樣一來，處處都能核對戀人的存在，將自己的身體重合於他的形影。我的生活有了秘密。

然而現在，每一天都是易碎的甜筒餅乾，空洞一目瞭然。我能做的，只有盡量不思考地將它填滿。

左手壓下霜淇淋機把手，右手持甜筒在出料口下，穩定以手臂小幅度畫圈，先往甜筒內部填充基底，接著一圈圈垂直向上堆疊，裝到標準高度時，左手扳起把手，右手下沉拉長出漂亮微捲的霜淇淋尖端。輕輕巧巧，不假思索地填滿，填滿，填滿。

我確定這是一種疾病復發，類似毒癮復發，或者暴食症復發。W 一看到被撥亂的置物櫃密碼轉盤，就知道我試圖猜出他的密碼，想偷回手機。W 生氣時，口氣比平常更冷，約莫從攝氏十度降到零度。他將手機插進我制服圍裙口

袋，受不了地說：「我沒有要當妳媽欸。」

兩分鐘後，我點開愛子最新發布的限時動態。她隨手錄下路邊穿玩偶裝的黑耳白兔在拉麵店門口發傳單，配字曰：酷洛米萌翻。我倒覺得那隻酷洛米搖頭晃腦的模樣頗憂鬱，像動物園裡被囚禁出強迫症的老虎。十秒影片即將結束之際，傳來畫外人聲，我的心臟鼓譟起來。戴上耳機放大音量重播，果真是睽違幾個月不曾聽過的，湯的嗓音。

「好了嗎，我們走吧。」他說。

背景裡交通嘈雜，反而更顯得人聲更近，就在耳邊，幾乎能聽出體溫和吐息。

好了嗎，我們走吧。我蹲在置物櫃後面，播放了一遍又一遍。

實在不該蹲著，我的直立人格遲遲出不來。直到店長殺到，還捨不得摘下耳機。

愛子獨自挽著購物籃，在商場地下二樓的外國超市貨架間遊走，整個人好似從岩井俊二《情書》走出來的人物。短到頸根的蓬鬆髻髮和牛奶糖色膠框大眼鏡，把一張白皙的小尖臉遮得更小，粗織麻花高領毛衣外面再套傘形的牛角扣大衣，露出的手腕更形纖細。愛子比照片裡看起來更嬌小精緻，可愛得令我心痛。相形之下，我覺得自己硬生生大了好幾號，從臉頰到屁股，渾身處處臃腫多餘。

被解僱後，我有多日不曾登入 IG。一面掂量存款與生活開銷，一面研究從前偶爾幻想的咖啡師和調酒師職業訓練（總之不想再做甜食了）。斷炊危機當前，想起湯和愛子，只像掠過眼角餘光裡的招牌廣告那樣，不興波瀾，輕輕飄去。申請履歷全數寄出那天，剛好是聖誕夜，心底有個小小的、癢癢的好奇，甦醒過來。

我以為自己停用 IG「多日」，其實僅僅經過不到六天，愛子新增了一則不痛不癢的甜點業配。鮮亮繽紛的 IG 版面映入眼裡，像盒色素糖果，膩味，卻

停不下一顆接一顆塞進嘴裡，蝕痛舌尖。

她今天甚至都沒發限時動態。湯向來認真慶祝節日，今天肯定會為女朋友做些什麼吧，不應該沒有吧？莫非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費心經營感情？或者，相反的——剛剛升起的優越感瞬間打消——難道他們太過珍惜相處，以致於她願意打破每天更新的紀錄，收起手機，眼對著眼，手握著手，全心投入到實體的兩人世界之中？

冒雨返家的夜路上，愛子更新：照片是以酒瓶代替枝葉組合成的一棵聖誕樹，中央貼上一張 GIF 小動畫：兩隻卡通小狗共吃一根義大利麵。

我握緊傘柄，久違的，空虛而沉重的嫉妒襲來。冰冷的風鼓起雨傘，我迎風斷成兩半，腰部以上輕如保麗龍被吹上無光的城市夜空，腹部以下連同哭成爛泥的子宮，狠狠沉入下水道。

我認得那棵酒瓶聖誕樹，就位在不遠的商店街。向著長期凝視的螢幕對面、鏡頭的後方，我究竟能尋求到什麼？想清楚以前，已經在這間外國超市裡，找到了愛子的背影。

附近並不見湯的蹤影。去廁所嗎？我盡可能藏身在巧克力禮盒堆成的高塔後面，明知道應該在他回來前離開現場，卻一步也邁不動，全身石化，唯獨心臟不要命地跳。

愛子正在向收銀台阿姨請求什麼，她說起話嬌細而急促，如果容易受驚嚇的小兔子會說話，大概是這種聲音。店員阿姨表示不能只買購物袋，她便隨意抓了一瓶最便宜的韓國燒酒，再加購容量最大的袋子。

眼前這個人，我完全不認識。

當然，我從未自以為瞭解她，但應該也不算一無所知吧——畢竟一路看著她和湯從低調到公開，熟知她喜愛的輕珠寶品牌、她嚮往的車款，也知道她重新開始經營帳號後，就每日更新不間斷，即使追蹤人數一直卡在六千出頭，也沒灰心偷懶。甚至有些時候，我覺得沒人比我更瞭解愛子的魅力。

直到此刻，愛子立體地站在數公尺外，和我呼吸一室空氣，我不得不承

認，我所知道的一切資訊，是張輕飄飄的包裝紙，宣示著「我有用心包裝喔」，此外幾乎可以和內容物毫無關聯。她給自己的標籤：刺青藝術、甜辣穿搭、情侶生活，對粉絲或對廣告商來說都很好懂，然而在連續的時間與無邊界的空間裡，我不懂該怎麼理解眼前的她。纖細、緊張、冷靜、嬌氣，也可能這些一時的印象皆是錯覺。她的真實就藏在看似無序的一團矛盾深處。她在想什麼，在乎什麼，她對湯真正的感受是什麼，我一丁點也不明白。

這三個月來無光、漫長、瑣細的窺看，分分秒秒都被吸進了手機螢幕的長方形黑洞裡，無一算數，甚至不給一聲回音。

愛子結帳後沒有馬上離開，她選了不遠處啤酒屋的大落地窗當作背景，開始自拍。我意識到她買的外國超市大號購物袋，即將在這個畫面中扮演視覺焦點，提供一抹隨性的時尚感。

愛子做出類似大隊接力等待接棒的姿勢，向後伸出右手並且回頭，手上代替接力棒握著的，是雪白的自拍棒。她毫無多餘動作地以多種角度、神情回眸了幾次，旋即收起自拍棒，退到路邊修圖。

愛子的帳號很快發出了這張展現高度攝影、表演、編輯技巧的藝術結晶。誰都看得出快門按下時，愛子的右手正被人牽著，對方忽然停下腳步從身後對著她拍，捕捉到她將將回頭的剎那，剛好飄起的髮絲間，她的眸光含羞帶笑。搭配文字：「男友視角最高。」

宛如落雷天啓，我好像明白了什麼。打開久未造訪的湯的頁面，果然又恢復成零則貼文。一片空白中，他換回那張黑白的萬年頭像，相片中那雙眼睛沒見過我，沒見過愛子。相片中依舊陽光燦爛。

什麼時候的事？湯是否也告訴她，「不是妳的錯，是我需要重新來過」？湯開始入鏡後，越來越多人追看愛子的帳號當作追少女漫畫，她只好繼續供應粉紅泡泡，發布還在交往時存下的檔案，或者今晚這種，約會的「間接證據」。

不知道出於對她，還是對自己的同情，我心軟得天昏地暗，回過神來人已站在愛子面前。

她低頭刷著手機，櫻色美甲喀喀敲擊螢幕，長睫毛有效率地上下刷動掃描訊息。落在她身上的光影瞬息萬變。我的拇指尖習慣性微微出力，真希望能像平時按住螢幕、讓限時動態停格那樣，壓住空氣讓她停格，以便仔細觀察。

原來愛子低頭也會擠出雙下巴。原來這是她身材的短板：全身纖細但髖骨和大腿顯寬，一向仰賴高明的穿搭和拍攝角度掩飾得很好。這些面對面才能看見的小缺點，令我感覺離真實的愛子更近一步。

然而，她猛然抬起的臉上寫滿警覺，我只得把已經跑到舌尖的「妳還好嗎」，硬生生扭轉成「妳……的耳環很好看！」她看起來疑慮未消，再補上一句「妳是 AIKO 愛子吧？」

聞言，警覺瞪大的雙眼忽然彎成月牙，換上稍微過於熟練的親切：「哦，妳是粉絲啊。要合照嗎？」我也像突然想起台詞的演員，接下去說：「可以嗎？謝謝！」

她並沒有重新從皮包抽出雪白的自拍棒，而是上身稍稍傾向我，擺出那個我熬夜研究千百次的專業完美笑容。我只好打開自己的手機前鏡頭，毫無感動地，按下一張和愛子的合照。